

武林强人

(一)
剑雨情烟两迷离

(三册)



(台湾) 司马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武 林 强 人

[台湾] 司马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汉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0.375印张 6插页 657,000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 000

ISBN 7—5354—0674—2

I·586(全三册) 定价：16.80元

内 容 提 要

大江堂主武林梟首严温涉嫌与一宗强奸案有关，被害小姐马玉仪乃财雄势大的杭州马府千金，为破此案，马玉仪下嫁浙省总捕头沈神通，沈的副手何同在严温受制于沈神通时，实施杀手，沈神通奄奄待毙。

严温与麻雀通奸，麻雀怀孕，他服侍沈神通，沈病大愈，却被人嫁祸。他为寻马玉仪和爱子沈辛，在麻雀帮助下逃离大江堂，追妻子下落，迭遇凶险均化险为夷。马四处颠沛，几乎又被人糟踏，沈将其救下，她却与沈的友人刘双痕发生情愫；沈辛亦被人害死……

沈神通妻离子散，屡遭打击，然他乃武林强人，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过人胆识与武功，终于将罪魁祸首严温缉拿归案。

作品故事动人，情节曲折，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

目 次

剑雨情烟两迷离

大江堂秘闻	3
怒剑斩师爷	21
鸡婆婆就是那个人	40
和尚不是真和尚	52
黄金琵琶魔音功	61
高手中的高手	71
龙虎生死斗	91
忍者杀手	116
九叶一枝花	136

烟波江上使人愁

十年刀上泪	临江洒向谁	167
相逢常恨晚	从此别繁华	206
偏入蛟龙窟	江晚正愁浓	246
载愁悲归桨	铸错忆芳樽	260

剑雨情烟两迷离

大江堂秘闻

“命运”最可怕之处是不能解释不能预知。

正陷于艰难辛苦者不必说，就算名成利就样样顺利的人亦暗暗恐惧敬畏“命运”，因为境遇顺逆随时可以变化。而最聪明的人都不能预先知道亦不能解释为何会变化？

所以“命运”很可怕。

佛家的“业力说”，西方教会的“神意说”对命运作了解释，但可惜“顺从”意味太浓。真正勇敢的“强人”才敢拒绝命运摆布，才敢向命运抗争。

但最后结局“成功”或“失败”谁又能说不是“命运”呢？

世间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性格。

但不论是“强人”或“弱者”，每日在他们身边发生种种事情，处理方法应付态度总有某种公认许可形式。

如果不离这范畴就叫做“正常”，反之，就是“不正常”、“反常”、“变态”等等。

当然，正常与不正常，界线往往含混不清。但必须有公认共许范围却是毫无疑问。

只不过有些人擅长掩饰作伪，外人实在很难看出真相。

象总能在镇江的“大江堂”，百年来威名赫赫。由南京到海口崇明岛都是大江堂势力范围。而世袭此一基业的“堂主”严温，暗中却有很多畸形怪事。

但外间人很少知道，甚至连大江堂数千帮众亦知者不多。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江南春雨杏花盛开时节，就算你躲于画船中听着潇潇雨声，仍然美得迷离，亦不气闷。

严温的船，不但是装饰豪华精美的画船，同时亦兼“快艇”“战舰”特长。

茫茫东流大江中，这艘“明月舫”所过之处，黑白两道无不侧目而又敬畏。

但严温本人却很少在舫上，这个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

他外号“空前绝后”，人家当面阿谀奉承说他家传“大江流”剑法有空前绝后之威。但背后却是诅咒他“绝后”没有后代。

不过大江堂“三香”“五舵”八位名震当时高手（也是大江堂老臣子）却都知道严温有一个儿子。这也是一个秘密。

“三香”、“五舵”大江堂八大高手似乎很忠心。不让严温伤半丝脑筋仍能保持兴旺强大的局面。

但不可不知。严温却有一个嫡亲伯父“血剑”严北，号称古今最伟大第一杀手。所以你若身在大江堂想不忠心也不行亦不敢。

当然“严北”是最大秘密。大江堂中只有“三香”“五舵”八大高手晓得，连他们的妻子儿子都绝对不知道。

严温三十多岁。清秀温文，尤其对女性体贴温柔有礼。

见过他的人都留下美好深刻印象。这样的人为何被诅咒“绝后”？答案很简单：

——明月舫永远直驶，绝不慢下来或者闪让其他船舶。所以被此舫撞沉的船只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还可以保证你的船一撞便碎得四分五裂。

——大江堂捕获的人，不论同行中对头、敌人或本堂失职兄弟，审问时如果严温忽然出现当中座位上，被审者最好能立刻自杀。

死亡诚然可怕，但严温那套酷刑更可怕。何况有理没理都一定要受刑，结局亦是“死亡”。幸而他不常出现，同时对本堂八大高手十分礼敬尊重，所以他受无数人诅咒而大江堂仍然兴旺强大。

华灯红烛照耀下，严温好象比白天更漂亮也更温柔。

外面静寂或噪吵完全不相干。这个宽大华丽房间荡漾充满旖旎气氛，温暖明亮灯烛，名贵舒适的各式家俱，地上还有厚厚的地毯（从西域买回来的）。美酒佳肴一应俱全。

最重要的是两个主角，男的是严温。温文尔雅，面貌俊美。每句话都有趣又有情。

女的稍有点乡气，但很美丽，尤其是她裸露的躯体，晶莹雪白曲线起伏。可感到她没有见过多少世面亦非大家出身。她很美很诱惑，任何男人见了一定会流垂涎，这就够了。出身高低贫富完全没有关系。当一个人赤裸躯体之时谁还能想到权势金钱等等？

严温微笑欣赏她。王若梅的确是值得欣赏享受的美女。可惜她自动送上门，而且还是千方百计自动送上门。她一定

想不到“我”完全没有胃口。凡是自动自愿送上门的就算美如天仙“我”都没有胃口。

不过王若梅跟别的女孩有点不同。她全身肌肉“特别”匀称有弹性。这一点由于全身一丝不挂更瞧得清楚。平躺时乳房很高挺。

严温手掌落在她胸前和身体各部分。她触电般轻颤扭动。

任何人都知道跟着会有何种情景出现，但那是一般男人。严温忽然起身走到房间中央站定，他甚至连外衣都没有脱掉。

王若梅赤裸的身体放松后又缩紧，微微睁开眼睛。恰好碰到两道冰冷如电的眼光。在这要紧关头他为何走开？为何眼光面色都那么冷峻？严温连声音也很严冷，道：“我想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缘份？”

刚才的潇洒温文俊雅，还有淫亵或隽永柔情笑语哪里去了？

王若梅茫然睁大眼睛，没有回答。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哪能回答？

严温又道：“床头有两条绸带一红一黄。你任选其中一条用力拉一下。就知道我们究竟有缘没有？”他转身走出。房门发出沉重响声，使人感到房门既坚厚又沉重。

王若梅定定神。床头靠墙边果然有两条绸带透过天花板垂下来。

王若梅举起玉手，胸前高挺的乳房变了形，却充满诱惑。

五只玉指先捏住右边红绸带。忽又改抓黄绸带。其实扯

劲哪一条都一样都无谓。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有何区别？

黄色绸带猛然动了一下，王若梅眼睛凝注房门。房门若是打开。进来的难道不是严温？如果不是他是谁？会不会阒然无人？

左面墙壁一道帷幕忽然沙沙移动，露出另一道门户。

那道门缓缓无声逐寸拉开。但王若梅没有错过，因为她现在一直在盯住这一道门。

富丽房间华灯照耀得很明亮。但忽然有一种诡秘妖异气氛。

左墙上的门终于大开。门内很黑，灯光居然照射不到。突然一个黑袍人鬼魅般飘滑出来，一下子飘到床边。

他面孔也用尖顶黑巾罩住，神秘亦如鬼魅！

王若梅赤裸身子大大颤抖一下。因为那蒙面黑袍人手中有一把尺半长锋芒闪闪的短刀。

锋利尖锐的刀子指向她心窝。黑袍人声音嘶哑难听，道：“找不到严温，先宰你也是一样。”

短刀化为一道白光刷地插落。锋快刀锋刺透厚厚褥垫深插床板，发出“笃”一声。

王若梅已滚入床里面，动作矫捷之极。雪白映眼的双腿突然翻踢上来，一只脚踢中黑袍人后背，一只脚落在小臂上。双腿劲道十足，黑袍人有如被巨大铁钳夹住动弹不得。

但别人看来黑袍人却享尽艳福。白皙醉人的大腿，高挺乳房，纤细腰肢却在他眼前咫尺处。

王若梅双手扣住黑袍人另一只手，纤指宛如钢钩。

她露出微笑，道：“你想暗杀严温？你是谁？”

黑袍人道：“我跟他势不两立，恨不得食他的肉寝他的

皮。”

王若梅声音很冷静，与她年龄似乎很不相称。说道：“你究竟是谁？”

黑袍人道：“我不会告诉你。你快杀了我向严温领功。”

王若梅道：“你真不告诉我你姓名来历？但如果我放了你，你还会杀我么？”

黑袍人讶道：“放我？为什么？”

王若梅坦然道：“因为我和你是同路人。”

黑袍人道：“同路人？”声音更惊讶了。“你也想杀死他？”

王若梅道：“当然啦，匕首已藏在床垫下面，你太冒失了。”

黑袍人昂起头，于是把她看得更清楚，尤其她的腹部和大腿简直近在眼前。他呼吸忽然急促，道：“放开我，快点……”

王若梅看来完全没有杀他意思，道：“为什么？你怕我？”

黑袍人道：“你好香好白。唉！如果我不是男人就好啦。”

王若梅全身一直屈曲得象蛇一样。但她好象一点都不累。她道：“你还未回答亦未答应我。”

黑袍人忙道：“我叫李二郎，我决不向你动手。”

王若梅的面孔忽然扭到他眼前，道：“你为何想暗杀他？”

李二郎道：“报仇！我小妹子进了严府就从此失去消息。后来听说她死了，死得好惨。”

王若梅道：“听说的话靠得住么？”

李二郎道：“靠得住，我花了三千两才买到确实消息。”

王若梅忽然放开他，坐起身道：“那么你不会跟我动刀子了吧？”

李二郎收起短刀，眼光却离不开她胸前高耸的山丘，还巡视到她的两条大腿。

他道：“不动刀子，绝不动刀子。你是谁？为何也要杀他？”

王若梅道：“跟你一样。但被害的却是我姊姊。为了接近他，我只好这样。”

李二郎咽一口唾沫，道：“便宜那狗贼。我得走啦。”

但他的目光仍然没离开王若梅身体，他简直不掩饰贪婪心意，以至王若梅忽然全身发软，发出呻吟声，道：“你快走，快走，我求求你。”

李二郎那时眼睛从黑巾后闪动射出奇异光芒。身上黑袍忽然解开象蝉蜕委坠。黑袍内没有其他衣物，故此一望而知是男人的裸体。

王若梅全身微微发抖，眼睛也变得水汪汪。她低声自言自语道：“不，李二郎，快走。这样做太危险。你为何不走？”

肌肉相触裸体碰到裸体。王若梅双手推拒，但用的力道却连稻草人也推不开。她忽然看见抓捏于乳房上的手。五指纤长白皙干净，指甲有如涂油般光亮湿润。

肌肉充满弹性。

可是她右手忽然多出一把匕首，锋刃明亮如镜，显然极为锋利。

修长的大腿突然变成两根铁柱，李二郎马上发现背心要害碰到坚锐刀尖，那刀尖却又毫不停顿向他要害刺入。

就算大罗神仙背心要害被刺中这一刀也活不成，但王若梅双腿忽然不再是铁柱，恢复了滑腻弹性。那支匕首掉落床

边地上。王若梅闭上眼睛，这种情况中的女性多半闭上双眼，但她眼角却淌出一颗晶莹泪珠，在灯光照耀下闪闪生光。

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李二郎站在床边，手中拿着捡起来的匕首。

他披上黑袍道：“你全身肌肉的弹性，手掌和脚板的厚皮，还有每个动作，我是早发觉你练过武功，而且还很不错。”

声音居然是“严温”，除冷酷味外还含有讥哂。

严温又道：“但你如何能够瞧出我不是李二郎而是你想杀的人？”

王若梅不能开口说话回答。因为当她匕首狠狠刺落时忽然全身一麻，连开口讲话都不行，更别提任何有威胁的动作。

严温声音透过蒙面黑布又道：“我全身上下唯一可能透露线索揭破秘密只有这双手，你很细心居然能从我双手认出了我，但如果你没认出我日子过得一定快乐得多。”

他把匕首伸到王若梅眼前，还用锋刃刮刮她白嫩透红的面颊。

冰冷的刀锋使人联想到“死亡”。王若梅眼睛睁得很大瞳孔迅速收缩，流露心中骇惧。

严温道：“别怕。我会叫一个很丑陋象野兽的男人，很强壮，我要他蹂躏你，然后，你仍可活下去，如果，你肯永远跟他。”

那男人的确很丑陋，突出唇外的犬牙又尖又黄，赤裸黧黑身体好象很污秽，但果然很强壮，由胸口直到下腹长满黑毛，严格一点说，他象野兽比象人还多。

严温指一指王若梅。那男人便象野兽一样扑上去。

严温的“密室”大概当得上天下最秘密最坚牢的地方。所谓“密室”并非只有那么一间密不通风的房间，而是一幢高大的屋子，铁质大门之内，有厅有房还有天井，天井能透天光和空气，但有八层铁枝焊牢的钢严密覆护。

所以他的密室不如称为“密屋”。

密屋内有三条秘道之多，可以通出外面，其中两条根本不能通行，除非利用预先已备妥的铁锹钢铲凿通寻丈泥土才可透出地面，但另一条秘道却可通行，出口是一座幽静院落。

这座院落就只在严府后园中，大江堂以及严府任何人都不准踏入这座“沁红院”，假如他知道“沁红院”中住着的是“血剑”严北。

整个严府占地甚大，房屋连绵衔接，最少可容上千人居住，但严府上下却只有五十名奴婢，其余都是护院和严温随从卫士，真正属于姓严的人只有三个，老的是严北（一辈子独身），中的是严温（发妻已故），小的是严星。

严星这时只有六岁，由乳娘卢大娘以及十二个丫环侍养，住在内宅。

严府另有秘道由外面直通严温东书房（不是密室），所有卖身甚至掳劫回来的女子都从秘道运入。所以严府大门很庄严干净，两只巨大石狮高踞傲然看着街上行人。

王若梅仅仅是由秘道运入的第七十八个妙龄少女，她后来死了也好活着也好，都不过象大海中一点小小泡沫。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广阔无垠的“人海”全无影响。

繁华富庶的地方，歌舞升平的时代，黑社会势力必定迅速兴盛。“赌”“娼”是供应养分两大血脉。此外一些奇异的命案窝案亦往往于此时此地出现。

但杭州五年来比任何时期还平静安宁，衙门没有一件未破悬案。全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由江洋大盗至无赖地痞之辈，好象忘记中国还有这个富庶城市。

原因说来简单，浙省总捕头沈神通本人坐镇杭州。

沈神通只有四十岁左右，人很和气，身量高瘦。他出身绝不简单，是全国敬仰的神捕“中流砥柱”孟知秋得意门生之一。他亦不愧是孟知秋得意门生，任何奇怪神秘命案到他手中必定是迎刃而解。尤其江湖黑道人物只要踏入浙省地面，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没有人愿意招惹如此神通广大的公门强人。越是高手就越懂得这个算盘。

但即使有沈神通坐镇，杭州城内强奸抢劫斗殴谋杀等案仍然不断发生。这是人性和社会环境关系，与沈神通威望无关。你总不能要一个强奸或谋杀犯在动手前先考虑到“沈神通”吧？因此，杭州财势双全的马家秘密请沈神通前去，马二爷摒退左右仆从，私下要求沈神通秘密侦查一宗奸案也就不算希奇。

沈神通踏勘现场，是内宅一座右楼的二楼上，查明廿四名护院武师巡逻时间路线。还有十只灵警凶猛巨獒助阵情形。

在静室中只有马二爷和他。清香扑鼻的热茶和精致果子点心，点缀些许气氛。

此时马二爷道：“总座，此案非你亲自出手不可。家兄

已向朝廷告假回家省亲，到时亲自叩谢。”

马二老爷的兄长便是马大老爷，官居刑部左侍郎。不但有权势，还恰好是沈神通上司。

沈神通心中叹口气，欠欠身道：“岂敢当得大老爷枉顾，府上的不幸事件本来就是在下应尽责任。”老实说即使没有马老爷权势，即使是普通穷苦百姓，只要沈神通知道，亦从未有过疏懈不管的。沈神通又道：“在下勘查之后，有一点最重要的却无法判断。”

马二老爷道：“那一点？我帮得上忙么？”

沈神通简直叹气出声道：“二老爷当然帮得上忙。但……”

马二老爷声音不大却十分坚决，道：“那就请说出来，我马仲海永不后悔。”

马二老爷默然想一下又道：“一定受得了，就算少这么一个孙女也受得了。”

沈神通道：“此案很特殊很难判断。在下除非耳闻眼见经过情形，不能判断出手。”

马二老爷点点头，亲自入内宅安排。

一盏热茶后沈神通又处身二楼香闺内。他并不孤单，一个头发蓬松的少女坐在窗边。夕阳霞彩使她面庞不至于太苍白憔悴！

她很娇俏，长眉飞鬓，显示固执任性的性格。但现在她有如病猫，毫无性格可言。

沈神通道：“玉仪姑娘。先回答我一句真心话。你想不想破案抓到侵害你的恶徒？”

这话问得多怪，受害人不想报仇？谁不想恶徒落网受到应得惩罚？